

癸

巳

存

稿

癸巳存稿序

癸巳存稿者黟俞君理初於道光十三年編刻平生所爲文題曰癸巳類稿而以未刻者總寫成秩緣其初名存以備散佚云爾先是壬辰冬理初館新城陳願士侍郎所爲校顧氏方輿紀要穆一拜過之頗多請益理初賞之曰慧不難慧而能虛虛而能入爲難因與訂交然理初年長於穆者倍穆禮事之尊爲先生不敢與齒也越年春儀徵太傅主會試

命下諸鉅公輒相與賀曰理初人穀矣闢文出穆爲效寫官之役經義策問皆折衷羣言如讀唐人正義馬氏通攷而汰其繇繇也榜發竟報罷已而知其卷在通州王菽原禮部房

癸巳存稿

序

一
連筠修叢書

禮部固力薦之而新安相國深嫉迂誕之學網束置高閣儀徵初未之見也後十年穆謁太傅於邗上太傅爲述此事猶扼掣太息有餘恨云禮部既得理初則大喜延入邸中索觀所著書爲醕金付彫於是天下始得讀所謂癸巳類稿者向使理初倖獲一第其自爲謀亦不過刻書而止所惜者

國家失此宏通淹雅之材耳理初足跡半天下得書卽讀讀卽有所疏記每一事爲一題巨冊數十鱗比行篋中積歲月證據周徧斷以己意一文遂立讀其書者如入五都之市百貨俱陳無不滿之量也然細字密書△增乙跨稿草篋積狎不可讀當議刻類稿之時發篋攤書几上屬日照許君印林

及穆爲檢之擇其較易繕寫者得如干篇分類排次以付梓人前所刻十五卷是也及類稿旣竣賣其書稍有餘貲乃僦鈔胥爲寫未刻之稿又得尺許卽今所刻是也理初方年二十餘負其所業北謁孫淵如觀察於兗州時觀察旣爲伏生建立博士復求左氏後裔理初因作左丘明子孫姓氏論左山攷左墓攷申襍難篇觀察多采其文以折衆論而理初陳古刺今之議亦由是日益堅故其議論學術與觀察恆相出入也顧以家貧性介知其學者寡奔走道塗四十年稿貯餘潤不足贍妻孥年逾六十猶不能一日安居遂其讀書著書之樂也歲戊戌以公車在都穆自西來將南游暫事羈栖與

癸巳存稿

序

靈石楊氏聚

朝夕見殆將百日始別去而理初留滯會邸至十月願士侍郎之公子淮生假以資斧乃得南歸復相遇於泰州道中因與偕謁祁淳甫學使學使厚伏之約其春初復來己亥正月理初果相訪於江陰未而月余隨輶車北渡歷試徐海諸郡遂由淮安入都而理初留江陰縣署爲學使校寫三古六朝文目及此存稿副本七月學使邀赴金陵言於制府聘掌惜陰書舍教惜陰書舍者陶文毅所特設以課諸生古學也地據城西高阜江流一綫浮浮目前致爲幽勝脩脯所入亦較優贍余聞之喜以爲此足抵理初晚節菟裘矣乃次年五月遂卒於書舍中書生薄祜至於此極可爲繫歎矣其年冬學

使還 朝余從假得存稿副本又越七年丁未刻入楊氏叢書放類稿例亦釐爲十五卷中多引申未竟之作不復刪惟積精篇纒纒萬餘言爲理初極用意之作穆以爲非後學所能遽解也則汰去之夫以理初之學之年覈其著錄歲月多在小子未生以前顧不以爲庸陋忘年折節引爲同志此意何可忘也至其學行本末則類稿程春海侍郎兩序詳言之茲不復綴云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夏至日平定張穆序

癸巳存稿卷之一

黟俞正燮理初

獠

易大畜六五獠豕之牙王弼注謂能獠其牙柔能制健正義引褚氏云獠除也除其牙也其語不足信求古有二說李氏集解崔憬引說文曰獠劇豕虞翻曰劇豕稱獠釋文引劉氏曰豕去勢曰獠言劇豕之牙不害物故曰吉韓非十過云豎刀自獠以爲治內亦言去勢此一說也其一說則釋文引鄭康成曰牙讀爲互陸佃埤雅亦云今東齊海岱之間以杙繫豕謂之牙鄭意以牙互爲一字謂獠豕宜制之與牯童牛意

同且崔憬所引說文亦與今本異說文豕部獭云獭豕也羊
部羝云騊羊也馬部騊云騊馬也牛部牯云騊牛也皆展轉
相訓而馬部騰則云傳也一曰騰騊馬也然則獭羝騊牯皆
與騰同義騰者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注
云累騰皆乘匹之名仲夏之月云繫騰駒亦今所謂兒馬是
積正爲未劇之豕故須制之說文不得云劇豕也爾雅釋獸
云豕句子豬句獭句幺幼句爾雅獭獭卽說文獭羝爾雅
獭與子么連類明是豕子說文獭與狼連類明是未曾劇大
畜六四童牛六五獭豕皆言陽將奮上牯之互之彖所謂能
止健大正象所謂有喜慶也墨子非儒云觀鼠藏羝羊視貲

冀起以其貪而抵觸善矣也定是小猶未劇矣

文王重卦

管子輕重戊云伏羲作造六爻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周人之王循六爻行陰陽爻卽計策畫也周王循六爻則伏羲已有六畫卦矣史記周本紀云文王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云正義云太史公言蓋者疑詞也文王著演易不敢專言重易也案日者列傳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不疑者褚先生文也或蓋亦不是疑詞郊特牲正義引鄭志云言蓋者無別意如仲尼之歎蓋歎魯也之蓋

卦變

易本義有彖傳上下卦變之說就陰陽數合者求之蹇利西南云蹇自小過來小過九四六五變蹇六四九五也案小過九四往厲乃不利也解卦利西南云自升來蓋以升六四入解則解上爲坤故云利西南此蹇九在三六在四應云自萃來萃本六三九四則蹇內卦本坤體故云利西南其云自小過者筆誤也有王宗傳者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內外往來上下之義已備其中八卦既重之後又烏有所謂內外上下往來之義乎古今言易者鄭虞之外惟朱子耳今事事尺寸宗朱而卦變之說乃以滑汰之言攻之是亦悖矣

四載

尙書禹乘四載史記夏本紀言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橦河渠書則橦作橋漢書溝洫志四載山行乘楫說文則輶以行泥橦以行山傳寫之字不一橦者徐廣云他書或作輶孟康云橦如箕摘行泥上橦者字應從具作輶或作橦卽輶如淳云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非也楫者韋昭云木器如今輿狀人舉以行應劭云楫或作橦爲人所牽引也徐廣云橦者直輶車又引說文輶直輶車輶也如應劭韋昭所說則楫橦橋爲今山輶也史記河渠書集解引尸子云以軌行沙以楫行塗以輶行險以橦行山

書正義引尸子云泥行以蒹山行以橐文子自然云水用舟沙用𦨇泥用輶山用橐皆五事蓋尸子以沙爲陸以塗險爲泥用橐沙用鳩山用橐皆五事蓋尸子以沙爲陸以塗險爲泥呂氏以沙附陸以塗爲泥淮南子修務訓則云水用舟沙用鳩泥用輶山用橐不數乘車

荊州三邦

禹貢荊州惟箇箛楛三邦底貢厥名三邦卽三苗也冀州島夷皮服青州萊夷作牧厥篚檠絲徐州淮夷蠙珠暨魚揚州島夷卉服厥篚織貝梁州和夷底績熊羆狐狸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卽敘其義一也荊州之苗在唐虞時三種最著

爲三邦也傳云近澤三國謂是侯國羣后獨目其三於辭蕪矣

織皮

禹貢織皮爲二事皮是裘織皮如今藏璿璣及西寧邊外番族璿貨禹貢在梁雍二州

禹貢璣組

禹貢璣組乃荊州三邦之貢璣組古雜佩用之苗人纓絡湖廣及雲貴四川皆然番子俗同佛書謂之瓔珞

書禹貢地里古注攷後

大伾山當在修武武德界水經注言在成皋縣北史記所謂

禹載河於高地張晏亦以大伾在成皋劉昭張揖之徒皆以爲然說與史記合大伾定在今河南府禹河自此循太行而北過漳水趨鉅鹿沈括筆談尙見邊太行北山崖間往往銜螺蚌殼及石子如鳥卵橫互石壁如帶謂是昔日河濱周定王五年河徙春秋魯宣公七年晉魯宋衛鄭曹會於黑壤之歲也河始由今衛輝濬滑其地亦有一成之伾臣瓚魏王泰執以當禹時大伾胡朏明依之可謂尺有所短大別定在安豐今霍邱固始界中大山禹貢大別卽左傳大別左傳小別大別在漢北其質言江夏界者晉以後始名之非古也尋杜預注云然則在江夏界是其時江夏尙無大小別山名杜鎮

襄陽知之取親也唐六典水部十道山川云大別在淮南壽州霍山縣明中都志大別在霍邱縣猶是古義雍州云荆岐既旅豫州云荆河荊州云荆及衡陽三州荆山乃是兩荆夏周及晉相去久遠大伾大別豈拘一名惟儒者心知其意不容以一知半解惑亂經說也孫觀察馮翼自涿州寄示此稿搜采班孟堅馬季長鄭康成三家之說取得古意不尙議論旨奧自通是可貴也已乙丑十月

六官

虞書云伯禹作司空契作司徒至夏書甘誓則云乃召六卿周初殷箕子陳洪範有云司空司徒司寇蓋禹制也牧誓有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則卿貳皆有之

食言

爾雅釋詁載謨食詐僞也郭解食僞引書朕不食言疏引孫云食者言之僞也因以載爲事僞謨爲謀僞今案詐僞自爲一條載謨食僞乃平秩南僞之僞古言食爲用力之辭食哉惟時是也哀元年左傳云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國語作不可爲是此雅訓其書湯誓云朕不食言當如日有食之之食謂消蝕左傳僖十五年云我食吾言背天地也成十六年云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襄二十七年云食言者不病晉語云號之會魯人食言公羊傳僖十年荀息不食其言注云食受之

而消亡之漢書匈奴傳云約分明而不食言注云終爲不信
棄其前言如食而盡皆消蝕其言義食爲消蝕者管子云主
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莊子
列御寇篇云小人罹外刑者金木訊之罹內刑者陰陽食之
是也食言以語久又生旁義左傳哀二十五年云是食言多
矣能無肥乎則就飲食言之

盤庚五遷

盤庚云于今五邦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謂五邦之後
乃五遷案序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仲丁遷於囂河亶甲居相
祖乙圮於耿則自相居耿中有遷也史記殷本紀云祖乙遷

於邢是亳爲一邦囂爲一邦相爲一邦耿爲一邦邢爲一邦
凡五邦遷耿遷邢未有書耳書正義所列五邦取確五邦則
四遷盤庚將復治亳殷則五遷耿邢本二地唐人司馬貞張
守節解史記邢爲耿漢馬融謂五邦爲商邛亳囂相耿其誼
未是宋人非書序云篇中言五邦則盤庚前有五遷序謂盤
庚五遷考之不詳謬云爾也夫書言五邦則必是四遷盤庚
又遷始爲五遷自不知計數反以孔子書序爲謬且史記云
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統殷事言之
乃誣之云史遷謂盤庚自有五遷誤人之甚古今讀史記者
俱明其文理不會誤人也

秋

書盤庚云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白虎通云秋犂也釋名云秋就也管子輕重乙云夫歲有四秋春之秋夏之秋秋之秋冬之秋禮月令云麥秋至則秋者時也言收斂之時也書云有秋春秋云有年豳風於十月言曰爲改歲祭義於三月言歲旣單矣則年與歲皆時也此達詁也詩云如三月兮如三秋兮如三歲兮亦以秋爲時不言春夏冬

洪範洛書

左傳引洪範爲商書者箕子自記己與武王問荅之言付周史官也十有三年曰記者箕子商人習語也武王言天人相

應天覆升於下民助和其居其所由彝倫敘者何也箕子言堯舜時鯀治水隄塞之五行陳列皆亂上天震怒其經洛時洛有書言大法九類者天不使鯀得之時彝倫猶不敘也鯀因殛死禹繼起行經洛天以洛水書言大法九類者與之彝倫由此以敘其書有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叶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六十五字其下一五行諸文皆夏人解義如日月之行有冬有夏爲九道夏歷歲月日亦夏人常語箕子聞之在咎者此學宋元明人所不嗜而恥於不言則取五代時

怪圖入之

易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圖者八卦伏羲得之洛書者洪範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禹得之故曰則之也卦畫也故曰圖洪範九疇文字也故曰書其名實相應莊子云天有六極五常聖人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漢書五行志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蓋洛書九疇故曰九洛有六十五字故謂之書唐以前儒家皆同此說五代宋時有陳搏關朗种放邵雍劉牧之圖一爲九圈一爲十圈陳以十圈爲洛書關以九圈爲洛書蓋道士見聖人受命紀年則亦有延康龍漢之號見聖人設官分職則亦有金闕

上相之名見僧徒撰有蘇由闕澤誑主之言陳搏終南山太
一宮碑亦撰漢武帝詔問有司奏案道藏三洞秘典云太乙
元君作九天之祖母其諸太一則居眾辰之首萬曜之先爲
天皇上相見儒家易經有云太極河圖洛書陳搏亦言秘傳
有太極圖又別有河圖洛書今世通人謂宋洛書是太乙下
行九宮不知彼所謂洛書者本十圈也宋人以八卦九疇爲
妖妄而反用九圈十圈之圖請得質之古所謂圖五代宋時
所謂畫也古所謂書五代宋時所謂字也今九圈十圈之圖
中無一字止應名爲河圖洛圖何以謂之河圖洛書乎此道
士無智之論雖蘇張復生不能爲之解者也紀文達說亦如

是

易經大全書經大全言九圈十圈之河圖洛書儒詞怪說布滿篇章由素不讀書不足深責江君永河洛精蘊亦爲所惑先天圖萬無通理而信其圖爲伏羲作遂謂有先天卽有後天伏羲作先天則後天疑非文王時始有以洛書爲九圈遂疑三八政何以居東七稽疑何以居西不知乾在西北坤在西南其位本非文王所定文王亦無後天圖名目洛書書也下行左行中國書法亦無三八政居東七稽疑居西之理江君讀書人亦慌忽如此旁論脈學亦牽入先天圖是必天人長命士君子下筆不可不慎也

皇極

訓詁所以通雅言古言雅義旣明其間展轉取義者自能通曉皇極爲大中此粹然儒義朱子語錄云都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是大建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是時人斯其惟大之中且北極喚作北中不可屋極喚作屋中不可皇極是人君建一箇表儀於上又云極有湊會之義所謂三十幅共一轂觀朱子二義亦是展轉取義湊會卽是中轂卽輪中輅車無輻亦有轂卽是屋極北極皇建其有極正是大建其有中斯其惟皇之極正是斯其惟大之中易之大極卽是大中古讀大音如泰後人沿誤於大字下多作一點道士家

相承別有所謂太極耳詩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周官體國經野以爲民極正言商周建都豫州爲九州之中詩立我蒸民莫非爾極正言民於其時得其中本訓甚明本經威用六極言罰當有中如呂刑屬於五極之極豈得謂威用六表儀屬於五表儀也凡事須持平言之朱子嘗云天卽理也又云性卽理也此粹然儒言而明楊慎非之曰天命之謂性不成理命之謂理乎朱子解元亨利貞云元大也此粹然儒言而明倪鴻寶非之曰大哉乾元不成大哉乾大乎又有以孟子不遇魯侯天也問朱子曰此何理乎此所謂持劫之術朱子皇極之談自召致之

肆惟

爾雅肆故也肆故今也言經稱肆者有時義爲故其肆故之肆中有今義也惟思也康誥云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言今汝當思命不于常而念之無殄享也宋人書傳忽云肆未詳不用雅義乃使罔殆之言布滿邨塾

洛誥

召誥三月丙午朏是月爲甲辰朔乙卯周公至洛爲十二日丁巳戊午祭爲十四十五甲子命庶殷爲二十一日是日召公取諸侯幣旅王則公西歸矣洛誥公告卜王拜之皆云侂來序言使來告卜經下言成王周公相問荅又言成王將命

伯禽又下言十二月戊辰王在新邑烝則洛誥所記非一時
事公告卜依召誥當在三月十四十五遣伋也據康誥三月
哉生魄基作洛而召誥甲子始命庶殷以戊午旣祭己未至
癸亥役書始定公以甲子西歸旣至乃以王命封康叔蓋卜
河朔黎水不食始以之爲衛國兼前者邶鄘衛之民以爲康
叔之衛安得云武王封康叔於衛使經史無一可通也公卜
河朔黎水後察見殷遺民之事康誥言民不靜迪屢未同卽
多方之迪屢不靜故所以與康叔言者康誥酒誥皆治殷之
事而梓材則告康叔又勉成王也凡周公告成王爲洛發者
皆隨時敷陳史官類記之因封康叔而戒成王則在梓材因

封伯禽而戒成王則在洛誥

洛誥章段

洛誥應分五段周公拜手稽首至王拜手稽首誨言爲一段
告卜事爲書序正文下則類敘之王肇稱殷禮至無遠用戾
爲一段欲王命元祀敬政事也王若曰至四方其世享爲一
段王卽命公作元祀且告以伯禽爲公後也王命予來至萬
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爲一段公受命作元祀且以伯禽爲後
不之魯也戊辰以下爲一段王烝祭逸祝以元祀命後告故
曰告周公其後逸又誥伯禽故曰命周公後時在十有二月
惟七年言此三月乙卯至十有二月戊辰乃周公誕係文武

受命第七年之事也

多士多方

書序言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多士云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予一人奉德不康寧又云今朕作大邑於茲洛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又云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多方云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多士云爾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多方云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有服在大僚多士宜在前也書序多士在洛邑作多方在宗周作者多士始遷殷民也作洛以遷殷民必成邑始可遷不得先使其婦子露居

其先但丁男來赴役耳時作洛者庶殷侯甸男邦伯四方民
大和會昭公三十二年左傳敬王云營成王合諸侯城成周
以爲東都崇文德焉是城成周之役四方來赴經義甚明蔡
沈無故爲書集傳言書序以多士遷殷民爲非謂遷洛之後
始建成周受都去洛四百餘里召公安得舍友民而遠役讎
民書序謬矣吾固以爲非孔子所作也如此則侯甸男邦伯
采衛遠服之民和會見士載於經文者多在四百里外孔子
書序卽不足信蔡沈作書經注何得不省覽書經正文且詩
言燕師完韓城朱子言召伯爲司空用其人完韓城如營謝
及山甫城齊諸侯城邢及楚邛之類又言不知何故不用本

土人卻去別處調人來如漢築長安城卻去別處調人來如
今建州南劍上下築城卻去建康府發人來則四百里外赴
役執功朱子言之非孔子之過蔡沈不信孔子並朱子之言
亦不省覽書序多方在宗周作者周公不赴魯以不離成王
本不於此時留滯東都如漢梁孝王在東用天子車服也公
病卒時尙在豐爲鎬京之西文選注引尙書大傳云周公封
以魯身未嘗居魯也公沒後長子伯禽在魯次子君陳始分
正東郊成周自枚書行乃使周公君陳畢公皆在東郊幻西
爲東宋人以命公後爲留守留後爲周家增一後官使周公
爲之太放蕩矣

蚩尤

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又云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困學紀聞云黃帝六相一曰蚩尤通鑑外紀改爲風后此一蚩尤也呂刑云蚩尤乃始作亂大戴禮用兵篇云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史記云黃帝戮蚩尤任昉述異記云冀州有蚩尤神人身牛蹄四目六手涿鹿間往往得髑髏如銅鐵言是蚩尤骨雲笈七籤黃帝內傳云元女爲帝製夔牛鼓廣成子傳云蚩尤飛空走險以燹牛皮爲鼓九擊而止之蚩尤不能飛走此又一蚩尤也太平御覽引尸子云造冶者蚩尤也謂作兵

何度非及解

呂刑何度非及傳謂度及世輕重所宜似從史記何居非其宜生義史記實不如此解史以何度爲何居何居卽何行也史以非及爲非其宜非其宜卽不合于古今也史言何度非及爲何行不及古人也墨子尙賢下篇引作何度不及而申之云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尙賢及之此三代古訓孔安國司馬遷同之與上擇人敬刑相應枚孔乃謂度及輕重所宜單就刑言於本文不全宋人則以及爲逮繫案哀十七年左傳云無及寡正義云欺侮寡少而橫及之今干證之干亦謂此一事橫入此人爲理

癸巳存稿

卷一

古

靈石楊氏栞

直者扞衛亦須拘喚所謂干涉涉及正義謂呂刑言安百姓當擇人敬刑度及謂審度於牽連所及之人民乃安也徐鼎臣以及爲逮繫及爲逮義不應兼有繫義不如史記解安也

極中也

極中也此達詰呂刑云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言非天不中惟人在命也用天罰者不能中于庶民則無善政及天下也下云屬於五極咸中有慶言屬於五刑之中則皆中矣故有慶也中極互出古人複文相避多如此元陳櫟非毀蔡沈云或訓極爲中固非徑指五極爲五刑亦非然則五極當何解真太極有圖後議論也

舜典逸文義

孟子舜往于田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又云父母使舜完廩浚井又云欽常常見象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注云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所載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逸書謂舜典也又注云常常以下皆尙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章案此卽孔壁尙書不在博士千祿數內者舜典至魏晉時猶在在鄭康成書中唐時孔穎達等似亦見之但誣爲張霸書耳趙岐但見博士書故以鄭所傳古文爲亡失今案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果舜典逸篇文說文旻云虞書曰仁覆閔下則曰旻

天是賈逵所傳舜典逸說也說文序云書孔氏古文又其子
沖云本從賈逵受古學

九共

伏生大傳有九共名引書曰子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
此今文也今文雖無全篇伏生先得見之其書亦在古文逸
篇有之也序言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
稟飫九共九篇當是言九州之事然必非九邛也宋人劉姓
者謂共是邛古文共邛相近此似不識字者古文共邛相去
甚遠且校本孔序言邛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
宜皆聚此書孔子述職方以除九邛序言除之校本亦存百

篇之序九共不除知校孔書說亦不以九共爲九邛也左傳
昭十二年是能讀九邛延篤引張衡云九邛周禮之九刑文
十八年史克云周公作誓命在九刑不忘昭六年叔向云周
有亂政而作九刑則九邛爲九刑邛空也言空設之無以爲
九共者

高宗彤日

史記殷本紀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响武丁
懼祖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已乃訓王曰惟天監下云云
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於棄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
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

癸巳存稿

卷一

六

連筠簪叢書
靈石易氏集

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史遷從孔安國
問故載其說如此孔知典祀無豐於昵爲無禮于棄道者豐
是盛禮昵是棄道也書序言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
之訓孔知是祖庚時立廟始作書者以經文首稱高宗是已
立廟也書序史記俱言祭成湯而馬融以昵爲考謂祭近廟
左傳以妻爲昵古者嚴父豈得以父爲昵今枚孔用馬說與
安國故訓適相反

書六體

典者尊藏之冊謨者嘉謨申之則嘉猷故書序云皋陶矢厥
謨禹成厥功舜申之下陳上之文訓者上下相戒誥者上誥

下又下以天命告上如召誥洛誥也誓者主於戒若質神明然又明君言若神明也命主於勸又言君命若天命也仲虺之誥依書序是湯誥仲虺

後漢書楊倫傳駁義

後漢書楊倫傳云大小夏侯歐陽東京取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此范氏敝文也范所作杜林傳云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握持不離身東海衛宏濟南徐巡傳之其事如此賈逵傳云父徽受古文尚書於涂惲逵悉傳父業馬融傳云傳摯恂學鄭元傳云從張恭祖受古文尚書入

關事馬融是賈逵馬融鄭元三人古文俱有師承謂三人古文與杜林同則可耳非三人就杜林求得本也又杜自有古文孔氏本又別有漆書僅一卷乃贗複之卷近毛西河以鄭注爲漆書是忘漆書止一卷鄭注乃四十六卷且杜林古文毛旣不以爲僞則枚本何以與之異是毛之不思由范氏文字之不審也

衛宣公籛篠戚施說

新臺云籛篠不解籛篠不殄得此戚施爾雅云籛篠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口柔爲籛篠者以籛篠疾不能俯也疾名籛篠者不能俯之人如籛篠席困然面柔爲戚施者以戚施疾不

能仰也疾名戚施者不能仰之人如鼃鼃詹諸皮鼃鼃行鼃
鼃常若有媿戚然初宣公烝於夷姜雄雉詩興言泄泄其羽
言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貌志在婦人又興言雄雉
下上其音言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至此納宣姜衛人惡
之擬其故態言宣公當口柔面柔下氣怡色柔聲以媚女妻
而宣姜以盛年豐色燕婉之求得此老夫宣公必當媿之不
能俯仰雖欲媚之必當囁嚅局蹐如席困然如詹諸然實則
宣公淫縱宣姜與之同心而詩人猶意有羞惡如此此詩教
之所以爲敦厚也

詩淫見謂濁申箋義

詩涇以渭濁湜湜其汴傳云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箋云涇水

以有渭故見謂

從言

濁其義本易了今本多作故見渭

從水

濁釋

文云故見渭

從水

濁舊本如此一本渭

從水

作謂

從言

後人改耳今

案釋文說非也以水驗之當依唐初一本箋申傳解詩言已

以新人而形其醜然本性湜湜然清譬涇清以入渭有渭同

行而濁故人因渭

從水

之濁而入渭

從水

之涇亦見謂

從言

爲濁然

入渭

從水

後有湜湜之汴是涇本清也正義解箋云述涇水意

言以有渭

從水

故人見謂

從言

已濁是正義亦依一本正義又引

定本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各本不同總不似釋文舊本見

渭

從水

之謬正義言涇濁渭清其說已舊與鄭意相反儒生不

解鄭意於箋字紛紜竄改實則鄭言涇水清也渭水濁也涇
出今平涼筭頭山經長武至高陵入渭涇渠石地入夏則濁
春秋冬皆清漢書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
我禾黍謂夏三月陝西通志有明季修廣惠渠議引古碑云
四月閉涇口防濁水汙渠七月啟涇口引涇水灌地則春秋
冬皆清祁君韻士萬里行程記云涇州城西有涇汭二水清
流映帶憶詩言涇以渭濁是涇水本清因渭而濁注家誤說
今觀涇水清甚足以明之是涇清也渭則出今渭原鳥鼠山
經隴州至高陵納涇渭渠沙地四時皆濁無清時也其異說
者晉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宋范蔚宗後漢黨錮傳贊云

渭以涇濁唐太子賢注云渭以涇濁乃顯其清真各有所聞
梁書元帝紀云濁河清渭佳氣猶存渭固清於河耳

河廣解

河廣序云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箋謂襄公
卽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詩云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正義云
宋襄當衛文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假有渡者之
辭耳其思甚精集傳依言宋襄時詩而解河廣云衛在河北
宋在河南此則未檢之言嚴粲詩緝云此詩作時桓公在位
衛未遷尙在河北則盡改序箋正義集傳之言不知衛遺民
渡河宋桓公逆諸河宵濟則衛當宋桓時已遷河南而爲此

調停之說爲大全之學者以其違集傳大駭之又無以辨則劫之曰如此則宋桓夫人非念其子何以爲賢不悟棄婦能念其夫愈是賢也尋此詩義以假有渡者之言爲正邶風泉水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出宿于干飲餞于言禰在今曹州周時河南之東道干言俱在正定周時河北之北道泉水亦衛女思歸者必不能一人行此二道又必不能二女異地同作此詩是知女子往往於故國地名隨所聞舉之不必實經也宋桓夫人嫁時渡河大歸時渡河至其子立猶舉河爲言假有渡之辭以泉水詩合證之愈可信矣

獬豸

獫狁古無此字說文詩用毛氏亦無之今毛詩獫狁不知何時寫本漢書匈奴傳作獫允韋元成傳則有狁字案獫允漢時北狄在周時則西戎也詩采薇獫允序以爲文王時漢匈奴傳以爲懿王時殆魯詩師說皆雍州事序言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允之難者以出車言往城于方城彼朔方又言薄伐西戎故分言之實則皆西戎特獫允在昆夷北耳六月云獫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又云薄伐獫允至于大原焦穫數在今三原去豐鎬不遠已侵鎬及方則宣王時事而薄伐之至大原則今固原州由三原迫之至固原使之西去今甘涼地是也均往西北行不關北狄事薄伐者迫

伐也寧我薄人無人薄我之薄謂薄伐爲聊伐者失之出車
薄伐西戎卽獫狁襄夷也謂獫狁大故獨言平獫狁亦失之

柅

詩斯干地裼瓦爲韻瓦傳紡塼也養牖間評云瓦是屎形譌
集韻屎女利切籛柄也收絲具於韻合案易姤初六金柅正
義云王肅之徒爲織績之器婦人所用廣韻云柅絡絲柅也
屎屎同字女子初生弄屎尙可豈任弄塼瓦乎弄蓋佩玩

巡狩

時邁言巡狩云薄言震之莫不震疊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古
者君行師從詩械櫜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吉行人眾不欲

取義征討故以狩獵爲名今

皇上巡幸曰圍取巡狩義古太平乃巡狩一公以其屬守二公以其屬從書立政周公告成王云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方行以戎兵非狩何爲乎故知狩者本義也晏子云巡狩者巡所守也昭五年左傳云小有述職大有巡功白虎通云巡循也狩牧也蓋狩守雙聲狩牧疊韻巡守巡功循牧別義也劉放校後漢書云多作巡狩字世俗迷誤已久非也狩本義也

詩

尚書云詩言志史記作詩言意意志也詩正義引春秋說題

辭云詩之言志也呂氏春秋慎大覽云湯謂伊尹曰盡如詩
注云詩志也則古語可知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
志發言爲詩樂記釋文一本云詩其志也意林載慎子云詩
往志也說文釋名均云詩志也案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舜以命夔禮稱夔爲窮人聲音之外蓋所不知然則舜
與夔言詩亦重聲律而已書言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
忽以出納五言謂詩之協于五聲者此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者也又荀子勸學篇云詩者中聲之所止也左傳襄二十九
年注云工歌各依本國常用聲曲又云依聲以參時政知其
興衰也正義云樂人采詩詞爲樂章述其詩之本旨爲樂之

定聲其聲既定其法可傳故季札所美皆其音節漢志云行人以采詩上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知詩以言志當以和氣感也又詩正義引詩緯云詩者持也鄭內則注云詩之言承也皆古義

詩入樂

史記云三百篇皆可弦誦謂弦歌皆詩三代時甯戚歌碩鼠衛太師歌巧言之卒章魯爲吳公子札歌風雅頌師乙言歌商歌齊漢時雅樂可歌者八篇有白駒伐檀不必如笙詩正小雅也東漢曹氏時樂工肄歌鹿鳴騶虞伐檀文王魏太和中惟傳鹿鳴一篇後并亡之則其調不傳爾雅云徒吹謂之

和徒歌謂之謠班固云不歌而誦謂之賦鄭康成云背文曰
諷以聲節之曰誦說各不同然賦詩誦詩本對歌詩言之詩
不可歌則不采矣

闕宮章句

陳京兆崙金學士牲進呈

詩義折中稿本時魯頌闕宮分秋而載嘗至如岡如陵十六
句爲一章此章朱子集傳謂有缺句蓋欲補鐘鼓喤喤一句
於籩豆大房萬舞洋洋之下始爲十七句陳金覺其非不用
此句仍依集傳署章句云五章十七句亦館中不檢之過

毛詩傳序一人所作論

詩四家序不同各詩各傳各序知毛序毛傳必是一人所作故序無傳也漢書藝文志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明是序一卷毛作序無疑也故府書傳序異卷毛詩各師授本則以序冠詩首傳附詩下鄭康成去毛公時遠而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知之審關雎序下正義及絲衣正義并云序是毛置篇端是也南陔白華華黍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箋云篇第當在此戰國及秦世亡之其義則與眾篇義合編故存毛公爲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其篇端又闕其亡者故推改什首通此而下非孔子之舊又十月之交毛序云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言刺厲王作訓故傳時移其篇第

因改之耳絲衣序高子曰正義引鄭志荅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是鄭謂序傳及什題皆一人作毛承先師所傳采詩者之言著之也揚之水序沃強盛箋云沃曲沃晉之邑也詩從子于沃傳云沃曲沃也箋不復言崧高序尹吉甫美宣王也箋云周之卿士尹官氏詩吉甫作誦傳云吉甫尹吉甫也箋不復言甘棠箋召伯姬姓名奭食采于召作上公爲二伯後封于燕此美其爲伯之功故言伯云在序美召伯下不在詩召伯所茇下何彼襍矣箋車厭翟勒面績總在序車服下不在詩王姬之車下知作箋時序已在詩前也若後漢書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受學曼卿爲毛詩訓宏作毛

詩序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隋書經籍志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益詩故訓傳下正義云毛傳不訓序以置篇首易明性好簡略故不爲傳鄭箋下正義云引經附傳未審誰爲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今審後漢書隋書乃是強造故實以配漢書正義則聊爾酬應語均於本書不相應經義考又謂志之經毛亨撰志之故訓傳毛萇撰尤無此事也

公羊春秋克段義

公羊不見國史其說春秋以其臆比例推測之亦能自窮其趣何休及見左傳而依違之解公羊多不能通鄭伯克段於

鄆傳云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案隱四年衛州吁莊九年齊小白傳俱云曷爲以國氏當國也昭公二十二年王猛傳云當國也二十三年天王傳云著有天子也史記魯周公世家云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燕召公世家云周公攝政當國踐阼管蔡世家云周公代成王治當國宋微子世家云周公代行行政當國則當國乃爲君而未成君之辭以三事推公羊說鄆之意正言莊公從母之欲立段爲鄆君而又殺之則不如不與之鄆其時穀梁傳亦說克爲殺且爲之私計曰宜緩追逸賊是二傳臆造其事與國史全異而意主忠厚何休見左傳乃沒公羊之

意而爲之說曰母欲立之而已殺之不如使執政大夫誅之
陰險可畏實則比附左傳石碏殺州吁之事當國則同衛無
君鄭有君其事不同此解公羊而失誼者也

息夫人未言義

春秋莊十四年左傳云楚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
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
言未言者蓋守心喪禮也書無逸云咎在殷王高宗亮陰三
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史記殷本紀云武丁卽位三年不
言亦是喪禮史記楚世家云莊王侶立三年不出號令日夜
淫樂居數月淫益甚韓非子云楚莊王卽位三年無令發無

政爲也又處半年乃自聽政案楚莊亦守喪禮後人以其後日圖治之勇反謂其先三年淫樂列女傳言樊姬三年不食禽獸之肉亦與莊王同喪禮乃謂莊王好田三年以樊姬改古事以此多不明也晉書涼武昭王后尹氏傳云初適馬元正元正卒再醮三年不言息媯尹氏皆心喪儀

魚軒

左傳閔公二年齊桓公歸衛文公夫人魚軒注云以魚皮爲飾或曰馬二目白魚見爾雅葢歸以車與馬案軒者說文云曲輶藩車是曲輶輜輶也衣車應有飾魚皮卽今牛魚皮詩采芣云象弭魚服采芣云簟茀魚服傳亦以爲魚皮則牛魚

皮已久入用二詩魚服疑亦車飾其上下俱言車馬也陸璣詩疏云魚獸似豬東海有之一名魚狸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以爲弓韃步韞今牛魚

虞虢脣齒義

虞在今平陸之東北虢在今陝州之東南以地形言晉在北虞在西南虢在南三國爲鄰虢又包於虞之南自晉之虢道不由虞晉人伐虢假道於虞者繞道行師如晉荀吳滅肥假道於鮮虞金人伐宋假道於夏也宮之奇曰虢虞之表也乃輔車相依脣亡齒寒之謂蓋虞本與晉鄰若晉舉虢則晉又出於虞之表而北東南三面包虞在虞爲脣亡齒寒又晉師

好行國中虞不能爲備故舉虞甚易

達心而懦

穀梁傳荀息云宮之奇達心而懦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
強諫文選注引韓詩云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
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
語苟欲得祿而已譬如尸矣其所謂素者近於懦尸則達心
而不忠矣韓非備內云守法之臣爲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
胸中而已亾徵云早見而心柔懦知有可斷而弗敢行者可
亾也

魯二女

僖公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於防使鄆子來朝左傳云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於防而使來朝十五年九月季姬歸於鄆注云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十六年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十二月諸侯會于淮左傳云謀鄆且東略也城鄆役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注云鄆爲淮夷所病故十九年夏六月宋人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左傳云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此皆國史正文欲屬東夷者以齊桓謀鄆而東略又城鄆東夷與鄆爲讎故殺鄆子以媚之此朱襄之悖季姬不曰子季姬蓋

僖公姑姊妹鄆弱爲魯姻親魯不恤鄆又欺陵之挾一女子
使來朝已終不救其厄僖公非也公羊傳云遇防內辭也非
使來朝使來請已也注云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鄆子淫
佚使來請已與禽獸無異用鄆子公羊傳云叩其鼻以血社
也注云魯本許嫁女於邾婁季姬淫佚使鄆子請已而許之
二國交憤襄公爲此盟欲和解之旣會反爲邾婁所欺執用
鄆子恥辱加于宋故沒襄公不書而地以邾婁者深爲襄公
諱使若自就邾婁爲所執此漢時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
所造穀梁傳云來朝者來請已也注云魯女無故遠會諸侯
遂得淫通此亦事之不然左氏之說近得人情蓋公羊穀梁

不見國史不足深怪季姬蓋老矣遭家不造爲古貴婦人之失勢者不料漢人怨已度人好言古女淫佚也葉夢得則云公羊言奔爲已甚證以左傳子南之事當爲擇配胡安國遂云僖公愛女使自擇配此二人喜創新義實襲何休說也請得質之擇必二人此遇防指遇鄆子何名爲擇義不通也方苞云內女適人者繫國此云季姬未繫諸國則女而非婦又請質之文公十二年正月杞伯來朝二月子叔姬卒左傳云杞桓公來朝請絕叔姬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則此不言鄆中絕也豈得以老婦爲女或曰公穀謂彼叔姬爲公母弟許嫁則卒之則此季姬亦女而會鄆子非擇配

而何又請質之使女擇配則防地不會爲致二君聽女淫佚則春秋之法公子出境重至帥師非君命不書非告廟不書淫佚有何喜慶而命之策命告之祖宗固知魯儒穢言無一可通者此一事也又有文公時子叔姬之事文公十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十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六月單伯至自齊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左傳云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十四年五月昭公卒舍卽位七月商人弑舍九月來告書於經魯襄仲使請於周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此如魯宣公弑惡與視則以嫡母哀姜還齊也傳又云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

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注云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也
十五年左右傳云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齊人許
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齊人來
歸子叔姬王故也此國史事實也十四年公羊傳云單伯之
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穀梁傳云單伯淫于齊齊
人執之十五年公羊傳云其言來何閔之也有罪何閔父母
之于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穀梁傳云其曰子叔姬
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于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此
二傳不見國史望文生義公羊又不視春秋正文五月齊昭
卒七月舍弒冬初何得有娶夫人之事而謂有送女道淫之

單伯方苞則謂姬舍所聘至齊而舍弑故不稱君夫人請得質之五月乙亥齊昭公卒七月乙卯而舍弑四十一日中安得聘娶若聘於五月乙亥以前齊魯鄰邦又不應舍弑後至也其說於三傳無所附且所謂不稱君夫人者必指春秋魯女嫁諸侯者春秋十二公無稱某國君夫人之文舍正經國史又無小說短書野文單辭隻字可據而自出心裁是亦不可以已乎是故文十二年子叔姬者母聲姜哀錄之聲姜十六年始薨也文十四年子叔姬者父文公錄收之然則僖十四年之季姬非僖公子亦明矣以二女爲妄人所誣故爲證明之

杞子叔姬

文公十二年正月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左傳云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公羊傳云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其稱子貴之母弟也穀梁傳云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許嫁以卒之也是三家春秋本皆有文十二年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唐有啖助者曰吾能非左傳不檢公羊穀梁之文意謂獨左傳有之則曰左傳大誤當在成八年誤置此耳凡經學非一人所能盡故必旁徵眾說亦必古人所傳謂有三代緒言在也唐人何所得無根之談亦欲自得爲

一說春秋以左傳爲正公羊穀梁苦於不知耳唐以後知而故爲之此聖經之蠹不可謂之說也

單伯

春秋莊元年夏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於外注云天子卿單采伯爵王將嫁女於齊命魯爲主故送不稱使十四年夏單伯會伐宋齊請師於周也十二月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文十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十五年六月單伯至自齊王使單伯爲魯請子叔姬故書執書至國史所載如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伯服游孫伯也公羊穀梁謂是魯大夫之命乎天子者故不名隱桓之時不聞此卿僖公

時又無之宣公後又絕無單氏仕魯者公穀不見魯國史多爲擬度之詞疣贅滿行左氏出其事定矣後人乃復欲擬議揣測爲三傳折衷以滑汰之文虛與委蛇如汙吏慮囚以意判斷也者尤不可訓也

葵邶之會

齊桓葵邶之會左傳穀梁皆以爲盛桓公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天子賜胙下拜登受甚盛節也宰孔以桓定太子思敗齊業教晉侯勿會齊蓋其時桓亦老矣公羊傳則云葵邶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可謂誣矣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謫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如其仁如其仁而治春秋者謂桓爲罪魁與孔子之義相反以注孔書固非宜耳

魯出姜不稱氏

春秋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左傳稽之國史逆婦姜卿不行貴聘而賤逆之不言氏闕文爛脫曰婦者注云有姑之辭也公羊傳則云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略之也穀梁傳云其曰婦姜爲其成禮乎齊也其逆之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夫人與

有貶也蓋二家不見國史爲揣摩之言而穀梁又自爲二說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十九字乃同經家別一師說言速婦之因成禮於齊則必公親迎今經不言公親迎何爲速婦之也然則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與宣元年同也傳者使其文參錯于不言氏之上耳誠使公逆則親迎之夕必當成禮乎齊春秋不宜譏貶之且入室之後其配與否非書策者所宜問反復推之速婦之貶于經義無可通者穀梁文亦自悟其非

左傳引諺

左傳宣十一年楚子滅陳申叔時曰抑人亦有言曰羣牛以

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王曰反之申叔時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二言皆市井之諺左氏文之耳前稱抑人亦有言曰繼稱吾儕小人所謂皆說文所云諺傳言也謂俗間所常談異其文者文辭以相避爲工杜注云謙言小人意淺其文無謙義

鄙我亾也

左傳宣公十四年楚聘齊不假道於宋聘晉不假道於鄭宋曰鄙我亾也伐我亦亾也殺楚使楚乃伐宋鄙我亾也杜云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亾國同非也楚志在伐宋鄭故以邊鄙比宋鄭冀其不受以爲兵端宋言鄙我則終必見亾不如先

殺之鄙鄭未伐鄭者以有宋師宋鄭亦終忌之成公十八年
宋西鉏吾曰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襄公八年鄭欲待晉曰親
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二國皆追數楚此事

下大夫

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周禮王官卽如此王制又云小國
之卿中當大國之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本左傳成三年臧
宣伯語則上大夫在卿之外鄭子產數游楚曰駟黑上大夫
及駟黑與六卿盟稱七子則曰干君之位是上大夫非卿而
下大夫中又有上大夫也魯陽虎爲季氏臣饋孔子豚孟子
云大夫有賜於士則陽虎大夫也檀弓陳子車有家大夫亦

家臣之大夫也魯大夫申豐季氏臣也成大夫公孫朝孟氏臣也衛大夫僕公叔氏臣左傳僖二十八年云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昭七年云孟僖子召其大夫此皆家臣之大夫下大夫中之下者也後世以朝官兼幕僚始於東漢末擁兵奏署所謂表爲者是也春秋時已有其事

召伯氏洩氏堵氏洩堵氏說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士匄來聘射者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公巫官也召伯氏也仲字也一人也顏氏也莊叔諡字也一人也唐韻魯有仲顏莊叔以仲顏爲氏春秋大事表列國官制魯遺公巫姓氏表魯遺召伯氏均失其讀又僖

公二十年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注云公子士鄭文公
子洩堵寇鄭大夫二十四年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
注云堵俞彌鄭大夫注蓋失其讀俞彌卽寇也公子士詳宣
三年不得謂之士洩蓋鄭有洩氏洩駕是也有堵氏堵女父
是也有洩堵氏洩堵俞彌是也

晉復陶秦復陶說

左傳襄公三十年晉趙孟與絳縣老人田使爲君復陶以爲
絳縣師使爲君者使人傳君命也復者賜復之復陶爲皋陶
之繇通陶爲繇言增其田以君命復其繇役而仕之爲絳縣
師注云復陶主衣服之官正義云注以昭十二年傳知之案

昭十二年楚子皮冠秦復陶翠被注云以翠毛爲被此分句
下注之樊也復陶翠被止是一名陶爲陶復陶穴之陶復陶
卽被復陶之被以翠爲之風雨時所被如復陶在上今所謂
斗被也故下云王去冠被不云去復陶杜不當引此爲晉復
陶注且質言之爲主衣服官絕無典據又旣主君衣服何能
出爲絳縣師也六帖云尙衣監曰復陶又曰陶正可云杜撰
矣

左傳末疾

左傳昭元年云風淫末疾有二義賈逵以末疾爲首疾服虔
云末疾頭眩案逸周書武順解云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

履五日四枝元首曰末五五二十五曰元卒則以末爲首古人目足曰跟曰底曰胫皆以在下爲根柢故可以首爲末故曰末疾頭眩也一說杜預云末疾四肢緩急案禮樂記奮末廣賁之音注云奮末動使四肢素問繆刺論云布於四末管子內業篇云氣不通於四末是末疾四肢緩急也

孔子生年

公羊傳昭十二年云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爲不革何休云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蓋以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也詩由儀正義云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餘矣宋元公享叔孫昭子賦新

宮至孔子定詩時三十餘年聖人雖無所不知不能以意錄之也云孔子年三十餘者蓋正義不定孔子生年新宮見燕禮記鄭云小雅逸篇明人子貢詩傳以斯千爲新宮且作親宮怪妄矣

辰集房

左傳昭十七年引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夏正四月朔之謂也注云房舍也是十二次舍皆曰房枚本允征以爲季秋月朔唐一行推得仲康五年九月庚戌朔日食于房宿二度可云奇巧蓋皇甫謐王肅等非盡昧昧者隋劉光伯及宋林之奇全解謂其近代善筭者推仲康時九

月合朔已在房心北則真妄語九月合朔歲歲不同豈得謂仲康十四箇九月合朔俱在霜降後此直不知數人議論也仲康時自可九月朔食房但不可謂是左傳所引之夏書

春秋書賊

春秋無傳使聖人思之十年不知桓譚論左傳之言

見太平御覽

善言春秋者也古弑逆無手刃者闢弑餘祭僕與驂乘弑商人此無大志者魯桓之弑隱公使公子翬翬於爲氏弑隱則討爲氏有死者桓之子孫實有魯國魯史不得如楚穆之正其罪也以楚檮杌言之其記穆之弑成必歸之於潘崇其言魯桓亦如春秋之言楚穆矣穆立而用崇桓立而用翬其情

一也晉趙盾弑其君左傳事依策書公羊穀梁則右趙盾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至云趙穿弑靈公左傳記董狐之言曰子爲正卿亾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證其主使非異詞也趙盾不能辨特曰我之懷矣是但承亾不越境蓋董狐合言之而盾事顯盾分承之而董狐意晦盾爲正卿與君相惡賊又發自趙氏惟先亾越境而不反可以免議卽亾越境矣而反不討賊則賊亦盾主使而況營畫已定於郊關待變也盾知跡不可掩灼然使穿逆成公盾復位而使穿逆新君桓立而使翬逆夫人穆立而使崇環王宮其情一也史表云又云鄭靈公元年公子歸生以寵故弑靈公合之鄭世家則太史

公誤以左傳公子歸生爲公子宋左傳云歸生權不足案靈公欲殺宋宋又洩弑逆之情何敢復譖歸生歸生權不足制宋豈足弑君歸生者魯公子慶父之比也宋特圉人犖卜齮耳列國之史必書魯公子慶父弑其君矣穿宋犖齮之事同盾歸生慶父之謀同故左傳所載之事不以所載之論而晦亦在能讀經而已然必如唐宋人言信經不信傳則魯隱公閔公之薨及襄七年之鄭伯昭元年之楚子哀十年之齊侯亦不信傳矣

閏

舊法二十四氣平分十五日二十一刻有奇易一氣每年積

餘十一日明徐光啟等兼采西洋算法冬至節氣十四日八十四刻有奇夏至節氣十五日七十二刻有奇以日行距地遠近不同行有遲速以此詳筭置閏閏皆斗指二辰之間此本夏曆洪範云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後人新起爭勝遂失其義左傳云閏者歸餘於終積餘故有終閏於歲終者秦法之失漢書高帝紀秦二年後九月注亦言之

太上

左傳云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又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立功周書武紀解云太上敬而復其次欲而得穀梁傳云太上故不名也禮記云太上貴德其次務

施報大戴禮云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次亦能自強又太上
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其下復而能改也又此太上之不
論不議也六韜文啟云太上因之其次化之管子法法云太
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老子云太上下知有之其次
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晏子春秋云太上靡散我又
太上之靡弊也子華子云太上遵世其次違地其次違人墨
子云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韓非子云太上禁其心其
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又爲太上士不設賞爲天下士不設
刑尉繚子云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無奪民時侵民財又
云太上無過其次補過魏策云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

約而詳講呂氏春秋云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又太上先勝又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又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又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又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淮南子云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非又太上曰我其性與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又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又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史記云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又云其太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燕策作夫上計則劉向序言多誤字者是也漢書司馬遷傳云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淮南王傳云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匡衡傳云太上者民之父母又王褒云刺史見太上聖明

又班固辟雍詩云於赫太上漢武內傳云王母曰太上之藥
謹案禮記鄭注云太上謂帝皇之世大戴廬辨注云太上德
之取上者又云太上謂五帝之世文選注引老子河上公注
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辨正論引梁承聖解五千文云太
上謂三皇至五龍也其次謂伏羲以下則上德上古二義並
行以與其次連文其單言太上者則爲至尊穀梁太上謂天
王晏子太上民謂君漢書太上淮南王傳注如淳注云天子
也匡衡傳注師古云居尊上之位也蓋太上者於人爲至尊
於德爲至美於事爲至當於時爲至古

左氏條例

後漢書鄭興傳云晚善左氏春秋從劉歆講正大義劉歆美其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子眾從父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難

記謂設難而通之

條例又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賈逵傳云父徽從

劉歆受左氏春秋有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建初

時條奏云永平中達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

顯宗

不遺芻蕘

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秘書則永平中上疏上左氏傳國語解詁五十一篇左氏傳解詁三十國語解詁二十一也鄭興傳云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陳元傳云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是鄭賈陳三家不同蜀志尹默傳云專精左氏

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子陳元服虔注說咸略誦述
不復案本

言能背誦

是鄭賈條例但各著簡札實俱爲劉歆條例

也後漢書儒林傳云穎容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杜預
左傳集解序云穎子嚴者亦復名家是條例有劉穎不同訓
詁劉陳服不同賈逵爲劉學今雜見服虔左傳注多與賈異
識是故也條例自爲卷數訓詁則賈爲三十篇附經傳下杜
承用之服則不然也

魯語業及

魯語云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下叔向卽曰叔
孫賦匏有苦葉左傳襄十四年亦云賦匏有苦葉案文四年

傳甯武子不荅湛露彤弓以爲肄業及之定十年傳駟赤曰
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業乃樂虞業誦古自習則曰肄
業以詩見意則曰賦豹賁賦以見意謙言非敢自見其意管
於肄業曾及此詩因而賦之其意婉韋注云業事也是直居
其功且非文意今詩正義引此作業及而左傳正義引作業
在均不當以業爲事

鄭語

鄭語謝西九州爲今南陽西山中地時有九族其民貪沓而
忍史伯言謝邾之閒易取可長用者邾南謝北地後爲楚所
取楚用之也韋注虢鄆在焉按虢鄆俱在邾北此邾謝之閒

正申呂與應之地史伯初言不可入後言易取非謂鄭取之
韋疑於此故疑號館在郊南耳又鄭語依畎歷莘詩譜作依
疇歷華周語摯疇爲太任國淮南本經訓云堯使羿誅鑿齒
於疇華之野與詩譜合鄭語前莘後河詩譜亦作前華後河
正義引韋注云華華國也水經洧水注言卽華陽亭在黃崖
東北或華莘字近兩涉元和郡縣志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
東北三十五里爲前莘之莘

癸巳存稿卷之一